



**CHINESE A1 – HIGHER LEVEL – PAPER 1  
CHINOIS A1 – NIVEAU SUPÉRIEUR – ÉPREUVE 1  
CHINO A1 – NIVEL SUPERIOR – PRUEBA 1**

Tuesday 20 November 2007 (afternoon)  
Mardi 20 novembre 2007 (après-midi)  
Martes 20 de noviembre de 2007 (tarde)

2 hours / 2 heures / 2 horas

---

**INSTRUCTIONS TO CANDIDATES**

- The Simplified version is followed by the Traditional version.
- Do not open this examination paper until instructed to do so.
- Choose either the Simplified version or the Traditional version.
- Write a commentary on one passage only.

**INSTRUCTIONS DESTINÉES AUX CANDIDATS**

- La version simplifiée est suivie de la version traditionnelle.
- N'ouvrez pas cette épreuve avant d'y être autorisé(e).
- Choisissez ou la version simplifiée ou la version traditionnelle.
- Rédigez un commentaire sur un seul des passages.

**INSTRUCCIONES PARA LOS ALUMNOS**

- La versión simplificada es seguida por la versión tradicional.
- No abra esta prueba hasta que se lo autoricen.
- Elija la versión simplificada o la versión tradicional.
- Escriba un comentario sobre un solo fragmento.



**CHINESE A1 – SIMPLIFIED VERSION**

**CHINOIS A1 – VERSION SIMPLIFIÉE**

**CHINO A1 – VERSIÓN SIMPLIFICADA**

从下列选文中选取一篇加以评论：

1. (a)

### 埃菲尔塔沉思

在印象的底版中，它只是一座比电视塔略高些的大铁架；而在视线所及的图像中，它又淹没在巴黎挤挤撞撞的建筑物中间，只露给你一个纤瘦的顶部。即使是在它对面的人类博物馆广场的喷泉边上眺望它，它也似乎只是一个小摆设，甚至，有那么一点被压抑的冷峻。

5 我总没有想到它竟会如此之高--当你来到它的面前，站在它的脚下的时候；当你尚未抬头，仅仅感觉到它笼罩的阴影的时候；当你完全抬起头，却望不到它的全部，而要向后仰着身子，扶住你的帽子或眼镜儿，眯着眼寻找天空的时候，你才会确实地明白它的高度，明白它的气势，明白它的骄傲。

这是一个广场，一块空地。它从一个平凡的基点拔地而起，不需要铺垫和过渡，  
10 那么轻易而又无情地甩下了世俗和浮尘，傲慢地兀立云端，俯视全城……

我是要登塔的。上去寻觅它的眼睛、窥视它的灵魂。它太高了，世人的眼，难以与它平行。我是要上去的，默默企望一次没有国界的超越，一次没有阶梯的升华。

我凝视它，仰望它，唯独没有、没有膜拜它。我相信它不是不可企及的。它只是有点儿象一座火箭发射基地，不知要把它的客人们送往哪里。

15 我听到耳边的风呼呼响，紧张地抽搐着的风，拍打你，推动你，如巨鸟扑翼，直贯长空。你是一记雷声，一道阳光，一束电波，一条飞船，轻轻扬扬却又闪电般地穿过大气层，突破大气层，抛开大气层。我睁开眼，密封的电梯舱内，四周是人。风被隔绝在远远的脚下与上天，只是在鞭笞我的神经。风在这里变成了速度，变成了晕眩——我只觉得地面迅疾地脱离我的脚跟，向一个无底的深渊坠落。笔直地、赤裸裸地  
20 坠落下去，如悬崖上坠落的石块，无遮无拦，无法无天地要去撞击地层深处。地壳在下陷，在沉没。而四处空荡荡，一片汪洋，一个无可攀挂，无可扶靠、无可呼救的绝境。人竟是如此孤立无援，如此微不足道么？我有些惧怕，又有些怜悯自己。我为瞻仰它的伟大与雄奇，才执意汇入登塔的人群，奇怪的是我竟然感觉不到电梯的上升。我只是觉得从我登上铁塔的那一刻起，巴黎便开始庄严地降落。它疯狂地钻入地底。  
25 我透不过气来，这透明的铁盒子，快闭上你恶魔的眼睛，我想出去！

巴黎依然在飞速下沉。我无可逃遁。蓝天在黑色的云缝里闪烁——那些黑色的原始森林一般的钢架，从我的头顶两边炸裂开去。是用那透明的铁盒子撞开的么？就象汽车的窗玻璃掠开路旁的树枝。蓝天忽然近了，又忽然远了，远得更加冷酷。永远被那一双双黑色的手臂阻拦着。时而又是无数根钢缆铁索，缠绕你，勒紧你，使你永远  
30 无法到达那个超然于一切之上的境界。

无意间，我抬头仰视，砰然心跳——我忽然发现了自己是在上升，那钢缆挣断了，那黑手垂落了，那云朵变得浓亮了，可是，透明的铁匣子还在疯狂地往上升，一个劲地往上升，象是要冲破什么，又象是要挣脱什么，咯咯地向上，象是咬着牙根的声音，象是绷紧骨骼的声音，固执而又痴迷地往上升。它象是永远也升不到头了，永远也不会停下来了。因为它无论升得多高，仍然无法接近它——那个蓝色的梦想。

我曾以为自己象火箭一样被发射出去了呢；我曾以为我离开了地面；我曾以为我离天空很近很近了——当我同隔绝的风在一起的那些瞬间。

我们走出透明的铁匣子，阳光似乎仍然是那么不冷不热。天空仍然是那么不远不近。巴黎城，安然无恙地静卧在绿丛带似的塞纳河两岸。只有小轿车变成了玩具；房屋变成了模型，人呢？可惜我没有带望远镜。

于是我知道铁塔究竟有多高了（虽然我永远也弄不清那个数字），——我有多高铁塔就有多高。那是一座有弹性的铁塔呀。

于是我知道铁塔究竟有多大了，——“那是巴黎圣母院！”“那是蓬皮杜艺术中心！”“那是蒙马特教堂！”“那是纽约！”

巴黎多大铁塔就有多大。也许还不止。一本书上说过，万里无云时，塔顶上可望到外省……

从神经中解放出来的风，无忌地挑逗着铁塔，摇撼它、敲打它。

我曾以为那历经一百多年风雨的锈铁会呻吟，会晃悠颤栗……据说它的最大摆度是十八厘米，此时它却纹丝不动，不必担心它会断裂倒塌。这在工业革命的辉煌中屹立的巨大，似乎雄心勃勃地要同那天边席卷而来的新浪潮作一番耐力的较量。它不会退出，不会退出的，虽然它已是上一个时代的标记，一百年前它却曾经是作为一个标新立异的怪物，在一片嘘声里，诞生于巴黎城的古迹之中的。

塔顶平台上游人如云，这威严古板的铁塔，我原以为你是拒人之外，高傲无情的——我却发现你是一个不露声色的老父，将那各种肤色各种头发的孩子都拥在你的怀里，一任他们纵情玩乐、观赏，又走散去，天涯海角，只留下一个模糊的影，在你的视野里……

有一对少年在塔顶的窗边接吻，多么高的吻。有一对青年在电梯里接吻，多么快的吻。铁塔是仁慈的，温暖的。假如我不到铁塔来，我将永远对它存有那么无知的偏见和戒心……

我不知我应该怎样下去，或者说，我希望永远也不要再下去。人到达过那样的高处，对地面便有了淡漠；人有过那样的恐惧，对安全便有了蔑视；人走近过那蓝色的梦想，又不得不回到原处，便偿到探险的悲哀。因为那不是山的高度，不是悬崖的恐惧，而是人在一个世纪之前的真实创造，是一个永远矗立的丰碑。你没有接近过它，你便没有权利轻视；有一日它终会化成一堆废铁，但它曾独一无二地存在过。

当它存在的时候，在巴黎城挤挤撞撞的建筑物中，它雄奇，却也孤独。它没有对话者。只有风，只有云，只有鸟，是它寂寞的伴侣。无数双温热的手抚摸它冰凉的铁杆，它的内心却依然孤独。

张抗抗

1985年12月

1. (b)

### 隔海捎来一只风筝

就让自己再年轻一次吧  
 临老，你从隔海捎来一只风筝  
 青绿的双翅暗镶虎形斑纹  
 迎风一張，竟若那只垂天的大鹏  
 5  頑长的尾翼，拖曳出去  
 又是凤凰来仪的庄重  
 暗示得好深长的一分期许  
 俨然，年轻时遗落的飞天大志  
 被你一头捎了过来  
 10 要我再走一次年轻

可能吗？再一次年轻  
 风骨当然还是当年耐寒的风骨  
 又硬又瘦又多棱角的几方支撑  
 稍一激动还是扑扑有声  
 15 仍旧爱和朔风顽抗  
 好高骛远不脱灵顽的一只风筝  
 起落升沉了多少次起落升沉  
 居高不坠总羨日月星辰  
 爱恨割舍不了的是  
 20 那些拘绊拉扯的牵引

可能吗？也许可以再一次年轻  
 把萧萧白发推成萧飒草坪  
 放出自鸽、放出青鸟、放出囚禁的阴影  
 邀请风雨，邀请雷电，邀请旗帜  
 25 邀请一切爱在长空对决的诸灵  
 所有的啄喙，所有的箭矢  
 就请对准这只老不折翼的风筝  
 看它几番腾跃，一路扬升而上  
 看它一个俯冲下去，从此舍身下去  
 30 时间在后面追成许多仰望的眼睛

注：海峡对岸同名诗人向明，最近托人捎我一只风筝，未附任何言语，揣度其用意，遂成此诗，聊作答谢。

向 明      1981年6月

CHINESE A1 – TRADITIONAL VERSION

CHINOIS A1 – VERSION TRADITIONNELLE

CHINO A1 – VERSIÓN TRADICIONAL

從下列選文中選取一篇加以評論：

1. (a)

### 埃菲爾塔沉思

在印象的底版中，它只是一座比電視塔略高些的大鐵架；而在視線所及的圖像中，它又淹沒在巴黎擠擠撞撞的建築物中間，只露給你一個纖瘦的頂部。即使是在它對面的人類博物館廣場的噴泉邊上眺望它，它也似乎只是一個小擺設，甚至，有那麼一點被壓抑的冷峻。

5 我總沒有想到它竟會如此之高——當你來到它的面前，站在它的腳下的時候；當你尚未抬頭，僅僅感覺到它籠罩的陰影的時候；當你完全抬起頭，卻望不到它的全部，而要向後仰著身子，扶住你的帽子或眼鏡兒，眯著眼尋找天空的時候，你才會確實地明白它的高度，明白它的氣勢，明白它的驕傲。

10 這是一個廣場，一塊空地。它從一個平凡的基點拔地而起，不需要鋪墊和過渡，那麼輕易而又無情地甩下了世俗和浮塵，傲慢地兀立雲端，俯視全城……

我是要登塔的。上去尋覓它的眼睛、窺視它的靈魂。它太高了，世人的眼，難以與它平行。我是要上去的，默默企望一次沒有國界的超越，一次沒有階梯的昇華。

我凝視它，仰望它，唯獨沒有、沒有膜拜它。我相信它不是不可企及的。它只是有點兒象一座火箭發射基地，不知要把它的客人們送往哪里。

15 我聽到耳邊的風呼呼響，緊張地抽搐著的風，拍打你，推動你，如巨鳥撲翼，直貫長空。你是一記雷聲，一道陽光，一束電波，一條飛船，輕輕揚揚卻又閃電般地穿過大氣層，突破大氣層，拋開大氣層。我睜開眼，密封的電梯艙內，四周是人。風被隔絕在遠遠的腳下與上天，只是在鞭笞我的神經。風在這裏變成了速度，變成了暈眩——我只覺得地面迅疾地脫離我的腳跟，向一個無底的深淵墜落。筆直地、赤裸裸地墜落下去，如懸崖上墜落的石塊，無遮無攔，無法無天地要去撞擊地層深處。地殼在下陷，在沉沒。而四處空蕩蕩，一片汪洋，一個無可攀掛，無可扶靠、無可呼救的絕境。人竟是如此孤立無援，如此微不足道麼？我有些懼怕，又有些憐憫自己。我為瞻仰它的偉大與雄奇，才執意匯入登塔的人群，奇怪的是我竟然感覺不到電梯的上升。我只是覺得從我登上鐵塔的那一刻起，巴黎便開始莊嚴地降落。它瘋狂地鑽入地底。

25 我透不過氣來，這透明的鐵盒子，快閉上你惡魔的眼睛，我想出去！

巴黎依然在飛速下沉。我無可逃遁。藍天在黑色的雲縫裏閃爍——那些黑色的原始森林一般的鋼架，從我的頭頂兩邊炸裂開去。是用那透明的鐵盒子撞開的麼？就象汽車的窗玻璃掠開路旁的樹枝。藍天忽然近了，又忽然遠了，遠得更加冷酷。永遠被那一雙雙黑色的手臂阻攔著。時而又是無數根鋼纜鐵索，纏繞你，勒緊你，使你永遠無法到達那個超然於一切之上的境界。

30 無意間，我抬頭仰視，砰然心跳——我忽然發現了自己是在上升，那鋼纜掙斷了，那黑手垂落了，那雲朵變得濃亮了，可是，透明的鐵匣子還在瘋狂地往上升，一個勁地往上升，像是要衝破什麼，又像是要掙脫什麼，咯咯地向上，像是咬著牙根的聲音，像是繃緊骨骼的聲音，固執而又癡迷地往上升。它像是永遠也升不到頭了，永遠也不會停下來了。因為它無論升得多高，仍然無法接近它——那個藍色的夢想。

我曾以為自己象火箭一樣被發射出去了呢；我曾以為我離開了地面；我曾以為我離天空很近很近了——當我同隔絕的風在一起的那些瞬間。

我們走出透明的鐵匣子，陽光似乎仍然是那麼不冷不熱。天空仍然是那麼不遠不近。巴黎城，安然無恙地靜臥在綠叢帶似的塞納河兩岸。只有小轎車變成了玩具；房屋變成了模型，人呢？可惜我沒有帶望遠鏡。

於是我知道鐵塔究竟有多高了（雖然我永遠也弄不清那個數字），——我有多高鐵塔就有多高。那是一座有彈性的鐵塔呀。

於是我知道鐵塔究竟有多大了，——“那是巴黎聖母院！”“那是蓬皮杜藝術中心！”“那是蒙馬特教堂！”“那是小紐約！”

巴黎多大鐵塔就有多大。也許還不止。一本書上說過，萬里無雲時，塔頂上可望到外省……

從神經中解放出來的風，無忌地挑逗著鐵塔，搖憾它、敲打它。

我曾以為那歷經一百多年風雨的鏽鐵會呻吟，會晃悠顫慄……據說它的最大擺度是十八釐米，此時它卻紋絲不動，不必擔心它會斷裂倒塌。這在工業革命的輝煌中屹立的巨大，似乎雄心勃勃地要同那天邊席捲而來的新浪潮作一番耐力的較量。它不會退出，不會退出的，雖然它已是上一個時代的標記，一百年前它卻曾經是作為一個標新立異的怪物，在一片噓聲裏，誕生於巴黎城的古跡之中的。

塔頂平臺上遊人如雲，這威嚴古板的鐵塔，我原以為你是拒人之外，高傲無情的——我卻發現你是一個不露聲色的老父，將那各種膚色各種頭髮的孩子都擁在你的懷裏，一任他們縱情玩樂、觀賞，又走散去，天涯海角，只留下一個模糊的影，在你的視野裏……

有一對少年在塔頂的窗邊接吻，多麼高的吻。有一對青年在電梯裏接吻，多麼快的吻。鐵塔是仁慈的，溫暖的。假如我不到鐵塔來，我將永遠對它存有那麼無知的偏見和戒心……

我不知我應該怎樣下去，或者說，我希望永遠也不要再下去。人到達過那樣的高處，對地面便有了淡漠；人有過那樣的恐懼，對安全便有了蔑視；人走近過那藍色的夢想，又不得不回到原處，便償到探險的悲哀。因為那不是山的高度，不是懸崖的恐懼，而是人在一個世紀之前的真實創造，是一個永遠矗立的豐碑。你沒有接近過它，你便沒有權利輕視；有一日它終會化成一堆廢鐵，但它曾獨一無二地存在過。

當它存在的時候，在巴黎城擠擠撞撞的建築物中，它雄奇，卻也孤獨。它沒有對話者。只有風，只有雲，只有鳥，是它寂寞的伴侶。無數雙溫熱的手撫摸它冰涼的鐵杆，它的內心卻依然孤獨。

張抗抗

1985年12月

1. (b)

### 隔海捎來一隻風箏

- 就讓自己再年輕一次吧  
 臨老，你從隔海捎來一隻風箏  
 青綠的雙翅暗鑲虎形斑紋  
 迎風一張，竟若那只垂天的大鵬  
 5 頑長的尾翼，拖曳出去  
 又是鳳凰來儀的莊重  
 暗示得好深長的一分期許  
 儼然，年輕時遺落的飛天大志  
 被你一頭捎了過來  
 10 要我再走一次年輕
- 可能嗎？再一次年輕  
 風骨當然還是當年耐寒的風骨  
 又硬又瘦又多棱角的幾方支撐  
 稍一激動還是撲撲有聲  
 15 仍舊愛和朔風頑抗  
 好高騖遠不脫靈頑的一隻風箏  
 起落升沉了多少次起落升沉  
 居高不墜總羨日月星辰  
 愛恨割捨不了的是  
 20 那些拘絆拉扯的牽引
- 可能嗎？也許可以再一次年輕  
 把蕭蕭白髮推成蕭颯草坪  
 放出自鵠、放出青鳥、放出囚禁的陰影  
 邀請風雨，邀請雷電，邀請旗幟  
 25 邀請一切愛在長空對決的諸靈  
 所有的啄喙，所有的箭矢  
 就請對準這只老不折翼的風箏  
 看它幾番騰躍，一路揚升而上  
 看它一個俯衝下去，從此捨身下去  
 30 時間在後面追成許多仰望的眼睛

注：海峽對岸同名詩人向明，最近托人捎我一隻風箏，未附任何言語，揣度其用意，遂成此詩，聊作答謝。

向 明 1981年6月